一首借古写今缘情写景的边塞诗
——李颀《古从军行》新解兼谈他的边塞诗创作

朱凤相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　要:《古从军行》是李颀边塞诗的代表作,也是盛唐边塞诗中较为特别的一首,然而古往今来,对它的解释及其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定位问题都有待于深入探讨。李颀是盛唐时期一位比较特殊的边塞诗人,因为他从未到过边塞,所以他的边塞诗独具特色。本文一方面结合汉代史料考察并解释《古从军行》的内容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李颀的边塞诗题材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李颀;《古从军行》;边塞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06)04-0053-04

一

李颀《古从军行》是唐人诗歌中较为特别的一首边塞诗,说它特别,就在于:诗人不是写他亲临所见所感,而是通过若干历史画面组合成的歌咏历史题材诗篇。严格地说,它不是边塞诗,但他却描写了古代的塞外风光,反映了世人对唐代社会有关边塞问题的看法,处处都与边塞问题有关,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它又是一首内容确切实实在在的边塞诗。《古从军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作《从军行》)是乐府古题,属相和歌词,《乐府题解》曰:"《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据现有资料来看,李颀并未到过边塞,由此可知此诗是拟古抒怀之作。诗人是借古题古事来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借古写今,以古讽今,因此,这首诗不仅在形式上沿用汉代乐府民歌旧题,而且在题材上也全部取自于汉代来抒写"军旅苦辛"。然而,古往今来,对这首诗的解释竟然不得要领:或认为"抒写塞外凄凉的景象和战士们愤怒的抗议"而不合诗人之旨;[1](P372)或认为是"反对黩武战争的诗",[2](P46)也有人认为:"诗中'玉门被遮'、'公主琵琶'、'葡萄入汉'的故事,都出自《史记·大宛传》","使用托古讽今的手法反映现实",[3](P66)但都未能站在诗体演变的角度来为这首诗定位,评价不够;甚至在一些词语的解释上,有失偏颇,以至于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全诗的内容。在此笔者拟就诗中所咏史实,结合开元天宝年间的史料,谈谈我对这首诗的理解,有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这首诗共十二句,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六句,写边地生活的艰苦。由于诗人未曾到过边塞,所以在这一部分里一开篇就扬长避短地抓住"烽火"、"刁斗"、"野云"、"雨雪"等边地特有的景物以及塞外空旷人稀的特点展开铺陈,同时又与"交河"、"公主"、"琵琶"这些既有历史意义又同边塞密切相关的事物相互交织,组合成时空广阔内容深邃的历史画面,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守边将士的艰苦生活环境:"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望烽火",守望边警。"烽火",指古代边地用来报警或传递信号的烟火,同时,它也是汉代边塞最为常用的传递战争讯息的工具,是在班固的《汉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而每次出现大都与匈奴有关,例如:"文帝后六年……匈奴大入上郡、云中,烽火通长安,遣三将军屯边,又三将军屯京师"。[4]又:"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5]"交河",亦与汉代边塞密切相关,据《汉书·西域传》:"车师前国,

[收稿日期] 2006-03-07
[作者简介] 朱凤相(1955-),男,黑龙江依兰人,现为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由此可知,交河本是车师前国的王城所在地,古城遗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西北五公里处,是两条小河交叉环抱的一个小岛,其地位于汉与乌孙之间。宣帝时,其王乌贵“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此后汉朝便于此屯田,初为三百人,后来增至一千五百人。由于这里“地肥美,近匈奴,”所以匈奴曾派骑兵夺取,“汉田卒少不能当”,退守车师城中,被困。后来宣帝“诏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元康(公元前65-62年)以后汉又“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为安西都护府治所。新莽时期,由于其倒行逆施的民族政策,交河屯田不复存在,直至东汉明帝十七年(公元74年)又于此“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诗人在这一部分里选取了汉代守边将士一天之中的两幅生活画面:“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这些守边战士们白天要爬上山顶瞭望烽火报警,黄昏时分还要到交河边去饮马,诗一开头就写尽边地守望烽火战士一天到晚紧张忙碌惶惶不安的生活;接下来诗人又以“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来表现在外行军作战的士卒们的艰苦生活与怨恨之情,“行人”即征人,“刁斗”,古代军队出征所使用的铜制的军锅,形状似斗之形,白日行军用来做饭,晚上巡夜用来报更。《史记·李将军列传》作“刀斗”,“刀”同“刁”。《史记集解》:“孟康曰:‘以铜作鐎器,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名曰刀斗。’”《史记索引》:“刀音貂。案:荀悦云‘刀斗,小铃,如宫中传夜铃也’。苏林云‘形如鋗,以铜作之,无缘,受一斗,故云刀斗’。鋗即铃也。埤仓云‘鐎,温器,有柄斗,似銚无缘。音焦’”。《汉书·李广、苏健传》曰:“程不识故与广俱以边太守将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陈,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莫府省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自便……士卒多乐从,苦程不识。”。由此可知,“刁斗”常常与出征作战密切相关。“风沙暗”,似乎没有出处,殊不知,在唐以前的边塞诗中频频出现“风”、“沙”这些极富特点的词,例如,“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6],“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7],“漠中扬沙暗,波中燥叶轻”[8]等等,诗人正是从这些诗句中得到启发后才写出这样凝练的诗句,尤其是“暗”与“风沙”的组合,相互映衬,形象逼真,又有谁能怀疑他没到过边塞呢?“公主琵琶幽怨多”,关于“公主琵琶”出自《史记·大宛传》的说法有失准确,笔者翻遍了《史记·大宛传》,竟然找不到一处与公主琵琶故事相关的词语,就连“乌孙公主”一词也没有。也有人认为“汉代乌孙公主远嫁时弹奏过,故称‘公主琵琶’”,相比较之下,朱东润先生的解释较为合理。他所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说:“《宋书·乐志》引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女为公主,遣嫁乌孙,称乌孙公主”。然而有失于全面,《汉书·西域传》曰:西汉元封元年间(公元前110-105年)汉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国君昆莫,“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据此我们断定:“公主琵琶”还应包括公主所作之歌。又:“公主琵琶”此处系借代,指征人乐器所演奏的曲调。“幽怨多”当指乌孙公主所作之歌。接着诗人在五、六句中从两个方面来描写边地生活环境的艰苦:一方面是“野云万里无城郭”孤寂的生活环境;一方面则是“雨雪纷纷连大漠”恶劣的自然环境。

诗的第二部分为后六句,写连年不断的战争给双方带来的痛苦与伤害,揭露战争发动者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私欲;另一方面描写开边战争给边地各族人民带来的失家之痛:“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胡雁”即南飞的大雁,因来自北方胡地,故称胡雁。胡雁因离乡而哀鸣,与征人离乡之悲相通,而胡雁所飞的方向又是南方,是征人的家乡所在,这就更勾起征人的思乡之情。“胡儿”泛指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这两句诗,我的解释有所不同,关键是对“胡雁”为何而哀鸣,“胡儿”为何而流泪的看法不同。一般把这两句诗与上一部分的末尾两句联系起来,认为边地的环境太苦,就连生长在这里的“胡雁”与“胡儿”都承受不住而哀鸣与流泪,更何况守边的将士呢?我不同意这种解释。大雁是候鸟,冬去春来,因此,“胡雁哀鸣”是“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思乡之哀鸣;而胡儿之泪及下面的“玉门”被遮”皆为汉代史实,可谓言出有据,《汉书·匈奴传》:“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又:“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可知,“胡儿眼泪双双落”,乃是“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的结果,也是有史可征的。同时又与“闻道玉门犹被遮”构成因果关系,诗人这里所写的仍然是汉代史实,据《汉书·李广利传》记载:

“李广利，女弟李夫人有宠于上，产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故浩侯王恢使道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财有数千，皆饥罢。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左右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贰师恐，因留屯敦煌。”至于“应将性命逐轻车”中的“轻车”，是轻车将军略称，轻车将军，为汉代军官名，西汉武帝时期，李蔡、公孙贺均担任过此职出击匈奴，例如，“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封蔡为乐安侯”。[9]“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10]又，轻车为古代兵种名，士兵军皆驾轻车作战，《史记·韩长儒列传·正义》云：“轻车，古之战车。”轻车将军当掌管轻车军，他们一般跟从大将军协同作战，有时可以独立行使军权。又见于鲍照《代东武吟》“主人且勿諠，贱子歌一言。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始随张校尉，占募到河源。后逐李轻车，追虏穷塞垣。密涂亘万里，宁岁犹七奔。肌力尽鞍甲，心思历凉温。……”我认为，李颀在诗中不仅歌咏汉事，同时暗引鲍照“后逐李轻车”的诗句，并且引用了鲍诗的诗意以写边塞南征北战，时时濒临死地的艰险生活境遇。“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意在说明汉武帝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所失颇多，所获甚少，毫无意义。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者亦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由此可知，诗人所谓“年年战骨埋荒外”也是于史有据，并非妄言。至于“空见蒲桃入汉家”更是有史可征。按：“蒲桃”，即葡萄，一作“蒲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副王、辅国王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马耆目宿。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语在《张骞传》。贰师既斩宛王，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后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谄，使我国遇屠”，相与共杀昧蔡，立毋寡弟蝉封为王，遣子入侍，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镇抚之。又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

汉武帝因听张骞介绍西域地方风物而通使西域，因汉使被杀，而“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结果时“岁献天马二匹”，“采蒲陶、目宿种归”，“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对于张骞通西域，与西汉时期武帝所发动的西域战争，历史自有评论，我不想多谈，然而在李颀看来，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空见蒲桃入汉家”而已。“空见”二字使诗人的态度昭然可见。

综上所述，这首诗实际上是一首咏史诗，诗中所咏皆为汉代史实。以汉代历史敷衍成篇早在初唐时期就已初见端倪，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诗都是歌咏汉代史实的诗篇，但他们只是以历史题材来改造宫体诗，把宫体诗由宫廷引向市井，却不是咏史诗。而李颀的贡献就在于他上承左思把咏史诗引向边塞，使咏史诗与边塞诗合而为一，以咏史的形式来歌咏边塞，但又不停留于边塞，借写边塞来讽喻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待唐玄宗开边战争的看法，从而又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据《资治通鉴·天宝元年》记载：“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黑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

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嶲、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万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兵千五百人。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兵各千人。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馀匹。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由此可知,诗人所歌咏的虽为历史,但是诗的内容却表达了他对唐玄宗‘益事边功’的穷兵黩武开边之策的看法。是借古讽今,以古喻今。事实上,玄宗错误的开边政策,不仅影响了唐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和睦,而且也使得唐王朝在经济上变得头重脚轻,在国防上,变得外实内虚,从而引发了“安史之乱”与中唐以后藩镇割据等一系列社会矛盾。这些问题的产生证明了诗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这首诗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

李颀是唐代边塞诗人中较为特殊的一个,这就是他从未到过边塞,对此学术界看法也是一致的。然而由于这个原因,决定了他的边塞诗不能也不可能吟咏他的亲身经历。在《全唐诗》所收录的李颀一百二十八首诗歌中,只有九首边塞诗。在这九首边塞诗中,只有一首是抒写诗人身临边塞感受的诗篇,这就是《百花原》。但是诗题下又注明:“一作王昌龄《出塞行》”。其诗写道:“百花原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已时。穷秋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百花原”其地不详,但根据诗中内容来看,“百花原”当在长安以西的黄河岸边某边塞上,因为诗人在回望‘京师’时看到的是‘马首东来’,结合诗人的经历,我认为这首边塞诗应是王昌龄所作。其余八篇,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类似咏史的形式写边塞生活,借古讽今边塞诗,《古从军行》,即属此类。二是有感而发的边塞诗,例如,《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飕,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这是诗人因听到别人吹奏觱篥歌后,有感而作的一首边塞诗。三是借题发挥的边塞诗,例如,《崔五六图屏风各赋一物得乌孙佩刀》‘乌孙腰间佩两刀,刃可吹毛锦为带。握中枕宿穹庐室,马上割飞翳蝓塞。执之魍魉谁能前,气凛清风沙漠边。磨用阴山一片玉,洗将胡地独流泉。主人屏风写奇状,铁鞘金镮俨相向。回头瞪目时一看,使予心在江湖上”。这是诗人根据屏风上的一幅画,借题发挥敷衍成篇的。尽管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都是以间接的形式或主观想像来反映塞外风光的,多为烽火、大漠、风沙、飞雪等静景的描写,而缺少‘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那种让人震撼而又感受真实的边塞独特气候的描写,也没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样雄浑神奇的塞外风光,而是表达他对边塞生活的一种主观感受与看法。当然并不是诗人不善于景物描写,而是为了扬长避短而采取变通而已,其实诗人是非常善于写景的,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例如《少室雪晴送王宁》:“少室众峰几峰别,一峰晴见一峰雪。隔城半山连青松,素色峨峨千万重。过景斜临不可道,白云欲尽难为容。行人与我玩幽境,北风切切吹衣冷。惜别浮桥驻马时,举头试望南山岭”。此诗足见李颀写景之功力。那么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李颀亲历边塞,也能够写出《走马川行》一样的好诗来。只因他未曾到过边塞,所以他的边塞诗只能以史为之,以才学为之,靠想像来虚构。这就是李颀的边塞诗不同于盛唐时期其他诗人边塞诗的原因之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4]汉书·五行志.
[5]汉书·匈奴传.
[6]蔡琰.胡笳十八拍.
[7]鲍照.代出自棘北门行.
[8]陈后主.陇头水.
[9]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0] 汉书·武帝纪.

[审稿 吴逢箴]
[校对 夏 阳]